

我在故宫搞策展

听故宫设计师于彤讲述展览和文物背后的故事

对于很多到过故宫的人来说,可能都会被故宫的展览震撼到。可是,你知道故宫的展览从策划到布展到最终与观众见面,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吗?

近日,记者来到故宫博物院,对话设计师于彤,解密其策展背后的故事。在于彤看来,遗址性博物馆策展时要尽量保持古建筑原貌,他追求朴素纯净,最大程度让文物说话。

►于彤向记者讲述展览策划中的一些细节。

记者
李静 李岩松 高峰 牛长靖



己这次策展的评价。

谈工作经历 从繁花似锦到朴素纯净

在采访拍摄过程中,于彤背着帆布包,在记者前面走得很快。讲述策展经历时,他侃侃而谈。但是面对镜头,他腼腆地说:“千万不要有飘着的感觉,要落地的感觉。”

于彤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就在护城河边玩。因为近在咫尺,他对故宫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

大学时,于彤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2004年大学毕业后,他就应聘到了故宫工作。一毕业就到这样一个平台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那时的于彤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后来我才慢慢了解,一个展有那么多人来关注,如果做坏了,会有多大的影响。”

变化发生在工作六年后。2010年,故宫神武门展厅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公布了大量故宫文物南迁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及手稿资料。这次的南迁展,于彤接触到很多“故宫人”,他逐渐了解到一代代故宫人是如何工作的。于彤坦言:“这也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形容,南迁展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要一直磨,磨出时间感。

2013年,于彤规划设计“万寿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自己狠一点,做一点做不到的事情。”时间证明,他做到了。

2015年,故宫博物院迎来90岁华诞,开放五个新的参观区域,500多件文物同时布展,很多展品没有可参考对象。这对于彤来说,是一次总练兵。500多件文物涉及各个品类,于彤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对故宫所有品类的文物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2015年到现在,因为要适应新的节奏,于彤也在改变着工作状态。这些年,他经历大大小小很多展览,每一次触碰文物都告诫自己要小心谨慎。这些年来,他的设计理念从繁花似锦慢慢向朴素纯净转变。

记者问于彤:你如何定义自己,是策展人,设计师还是艺术家?

于彤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故宫博物院的设计工作人员。我当不了艺术家。不要想着把自己营造成什么,当你想营造的时候,你就会忽视了你要展示的东西。

而做设计这件事情,我希望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做得更纯粹些。”

谈策展理念 取与舍、变与不变

策展,很多时候面临取与舍、加与减、变与不变的问题。

2006年,于彤曾经策划过一次“大婚展”。他自己形容:做得花里胡哨。“我要是不告诉你这是一个展厅,你会以为是个灯会。一会儿是星空,一会儿是彩虹,眼前的信息量让参观者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样,参观者在看设计的时候,往往就“看不见”文物了。

于彤说:“博物馆和游乐园是有区别的。如果我沿着那个方向发展,就会造成很多失败的案例。”幸运的是,于彤在那个时候遇到好的老师,给他好的理念,而他愿意改,有机会改。

作为一个设计师,于彤自然希望参观者在观展的时候看到他的设计。但他还是做了取舍,他不怕设计被淹没,因为文物会说话,最终会把设计说出来。

随着对文物和内容的了解越深入,于彤越觉得形式设计没有那么重要。“你知道你的作用是什么,形式设计要加分于内容,而不是减分于内容。就比如你想要了解一个人,应该去看他最原本的样子,那么故宫也是。”他认为,这是对文物最大的尊重。于彤说,如果走进博物馆不去注意文物,或者文物被设计“吃”进去了,那么这个设计就是失败的。

什么样子才是他所追求的朴素纯净?于彤解释,朴素不等于简陋,把精力用在细节上,那设计就不简陋。有了细节和朴素,那就有了纯净的感觉。

故宫博物院作为遗址性博物馆,是业内的一个标杆。如何策展布展,会引得其他博物馆模仿学习,其重要性,自不必言。

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策展时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呢?于彤说,关键是平常心。最初,于彤也把自己的设计当成作品看,后来发现不能当成作品,因为牵涉太多东西。“不要有欲望。当有设计欲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去掉。博物馆不是展示设计师的地方,而是展示文物的地方。不要想我觉得是什么样子,而要想应该是什么样子,要考虑事情的合理性。”

近年来,故宫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于故宫人也是一种考验。于彤说:“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要更客观地去面对设计。”

利用新科技手段,用三星堆8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还原了3000年前的“奇妙组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0日在成都公布,经过发掘和文保人员合作研究,近期两件大型青铜器的相对完整形态得以震撼呈现。

“比我们之前预想得更新奇,更震撼,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说。

据唐飞介绍,这两件青铜器分别为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和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都由埋在不同“祭祀坑”里的残件拼接而成。考虑结构安全问题,目前文物实体无法凑在一起,于是利用三维扫描和3D模型等科技手段,成功复原了这两件“国宝”的相对完整形态。

复原完成的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通高1.589米,总体而言是“神兽”驮着一个头顶着尊的跪坐铜人像。由2号“祭祀坑”的铜尊口沿、3号“祭祀坑”的铜顶尊跪坐人像、8号“祭祀坑”的铜神兽组合而成。

这件文物由上、中、下三部分构成。下层是“神兽”,昂首挺胸、四肢壮硕、威风凛凛。神兽头顶中央还站立着一个衣着华丽的青铜人像。中间层是一个跪在“神兽”背部的铜人像,浓眉大眼,头顶戴冠,上身着曲折云雷纹长袖对襟短衣,下身穿眼形纹短裙,双臂举于胸前。上层为三段式的折肩尊,尊上有龙和兽造型

的立体附饰。

唐飞认为,这组青铜器表现了一个祭祀场景,跪在神兽背上的应是巫者身份,跪立是古蜀礼神最虔诚的姿势。站立在神兽头顶的铜人,或许象征古蜀王者。巫者头顶的铜尊具有中原文化风格,推测祭祀中尊内应盛有海贝、玉、酒之类的祭品。

复原完成的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通高2.53米,主要由铜罍、神像和人像构成,由2号“祭祀坑”的铜鸟足人像、3号“祭祀坑”的爬龙铜器盖、8号“祭祀坑”的铜顶尊支撑曲身人像、铜杖形器五个部分拼接而成。这件青铜器主体是一尊倒立的神像,纵目突出,獠牙外露,头顶尊、手撑罍、脚踏鸟,身体向后翻起,双腿肌肉健壮有力,双足则化为鸟爪形,显然是神而非人。

“这两件青铜器均由相对独立的几个部分铸接而成,体量巨大,造型复杂独特,应为3000年前古蜀祭祀的艺术形象,体现出三星堆先民高超的青铜设计和铸造技艺。它们既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又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再次昭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元一体。”唐飞说。

跨坑成功拼对文物,证明了祭祀区域的几座“祭祀坑”的形成年代相近,对于了解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学年代、布局、性质、祭祀形式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科技助力三星堆上新 3D还原『国宝』青铜器『奇妙组合』



▲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相对完整形态。

▲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相对完整形态。